

苏晨著

散文集

向学

苏晨

广东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李

向學

散文

！

李向學文集

李向學文集
第一輯 散文
第二輯 詩歌
第三輯 小說
第四輯 劇本

李向學文集

苏晨

向学散文集

苏晨
著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苏晨向学散文集 / 苏晨著. -- 广州 : 花城出版社,
2011.9

ISBN 978-7-5360-6253-5

I. ①苏… II. ①苏…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86848号

责任编辑: 谢日新

技术编辑: 易 平

装帧设计: 李玉玺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州市官侨彩印有限公司

(广州市番禺区石楼)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6开

印 张 13.25 1插页

字 数 250,000字

版 次 2011年9月第1版 2011年9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2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954

欢迎登陆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题记

《苏晨向学散文集》，是“苏家铺子”新开的第40间小“店面”。门前贴一张《题记》，仍然只是一张“告白”，目的在于向“顾客”简要介绍一下小“店面”里有些什么货色，寄希望于过往的人们，能拨冗进门儿转转，看看有没有感兴趣的货色。

“向学散文集”，主要是我读书向学意有所会，生发开来写的一些散文的结集。书里的是些没见过面的古人或今人，见过面的我另有一本《苏晨镜人散文集》，喻“君子镜于人，而不镜于水”；当然，“观水观其澜”也是重要的向学之道。

这一本“向学散文集”包括4组散文，第一组“读史思今”，有5篇：

第1篇，《聪明的辩证法》，副题是《读〈史记〉、〈汉书〉等品“聪明”二字》，内容是引多位古人对“聪明”二字的论述，展开已故著名书法家、书法理论家郑诵先老人给我写的一帧条幅的主要内容：“《史记》有：‘反听曰聪，内视曰明’，‘聪以知远，明以察微’，‘聪者听于无声，明者见于未形’；《汉书》有：‘聪有所不闻，明有所不见’，‘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聪明疏通戒于大察’——盖不可偏废也。”以及“聪者独闻”、“明者独见”、“预知微”等，和“不仅是这一篇的开篇”。

第2篇，《先实事，再求是》，副题是《读〈史记〉、〈汉书〉等品“实事求是”》。有人以为：“实事容易，反正事情明摆在那儿，调查研究一下就行了；求是难，要有较高的理论素养指导辨析，要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参照。”其实求不到事实真相，哪能求得到“真是”？而事实真相常被“利害场”、“视角阈”、“知识障”等掩盖着，左右着，“实事”并不容易，甚至更难。此文曾获

得“中国作家2010年金秋笔会全国征文一等奖”，以及被编入《共和国重大前沿创新理论成果文选》……

第3篇，《和谐须得“崇厚”》，副题是《读〈后汉书〉朱穆〈崇厚论〉的体会》。因为有见于高高的上头提出“构建和谐社会”，自以为善莫大焉，乃引后汉学者朱穆的《崇厚论》作此文。按照《崇厚论》的观点，和谐须得“崇厚”，最起码得允许人民有一个比较宽松的思维空间。《崇厚论》引大自然的警示告诉我们：“故夫天不崇大则覆帔不广，地不深厚则载物不博”；对于人世间的“人不敦庞则道数不远”，更是用了“在昔仲尼不失旧于原壤，楚严不忍章于绝纆”等历史人文故实强辩之。进而归结为“老氏之《经》曰：‘大丈夫处其厚不处其薄，居其实不居其华，故去彼存此。’夫时有薄而厚施，行有失而惠用，故覆人之过者，敦之通也；救人之失者，厚之道也……”当然，我是用白话文展开。兼及朱穆的《与刘宗伯绝交书》和《绝交论》，是为了相得益彰。此文曾获得“中国科学发展优秀学术成果一等奖”及多种一等奖、特等奖、金奖之类，被编入《中国学术通鉴》、《中国当代思想宝库》等多种巨卷，乃至摘要编入称为“中国首部金质版学术思想巨著”的《中国当代思想经典》。

第4篇，《“权大于法”的世系》，副题是《从〈史记·酷吏列传〉说起》。这是一篇纵观古今酷吏的不同“特色”，他们的一脉相承，乃及时代变形的文字，一篇渴望建立真正民主与法治、反对“权大于法”的文字。也曾被编入《中国当代思想宝库》。并有刊于《法学家茶座》等。

第5篇，《主父偃这面镜子》，副题是《有见于〈史记〉、〈汉书〉上的平津侯主父偃》。从主父偃，我隐约看到了某些当代高官的变相影子。《法学家茶座》刊用它，可能是因为它谈到“法和人生观”，有点儿《法哲学》味道；略微缕了一下当代某些要犯的“成功”规律，有点儿《犯罪学》味道？

第二组“看做人的风范”，是因为我有那么一段时间，相继收到6位老同志寄赠的签名本著作，恭敬读之，向他们学习做人之道，于是有感而作6篇读书随笔，后由《同舟共进》杂志主编萧蔚彬约去，逐期连载于该刊，该月刊的连载顺序是：

第1篇，《圆缺有时 清晖不减》，副题《读杨献珍〈我的哲学“罪案”〉随笔》；

第2篇，《掩卷远思近想》，副题《读叶圣陶〈日记三抄〉随笔》；

第3篇，《讲真话的老人》，副题《读巴金〈序跋集〉随笔》；

第4篇，《魂牵梦绕花城》，副题《读曹靖华〈飞花集〉随笔》；

第5篇,《同是水滴石穿》,副题《读康濯〈水滴石穿〉随笔》;

第6篇,《谦逊的沟通》,副题《读杨应彬〈碎砖集〉随笔》。

第三组“看人生的漩涡”,是我平时为福建《中篇小说选刊》顾问,该刊评奖所选用作品的时候,便为评委,初年,获奖作品都要由评委分工给写一篇举荐性文章,我领受这种任务写过5篇这种文章,它们的先后顺序是:

第1篇,《〈祖母绿〉的光彩》,《祖母绿》是张洁的作品;

第2篇,《〈远村〉的水墨》,《远村》是郑义的作品;

第3篇,《〈小家碧玉〉的情爱》,《小家碧玉》是李宽定的作品;

第4篇,《〈大林莽〉的震怒》,《大林莽》是孔捷生的作品;

第5篇,《〈夜来香〉的悲歌》,《夜来香》是谌容作品《献上一束夜来香》的简称。

这5篇文章都曾发表于《中篇小说选刊》,并且在几次出版“获奖小说集”的时候,分别附载于各该篇小说的后边。

第四组“偶读偶作”,共有8篇文章。它们不同于“看做人的风范”,那是同一个杂志的一系列连载,内容相干;也不同于“看人生的漩涡”,那是同一个杂志分配的任务,内容也相干。这8篇文章却是偶读偶作,各写个的。这8篇文章是:

第1篇,《坚忍不拔的董每戡》,副题《读〈董每戡文集〉后作》。内容是广州中山大学著名教授董每戡,1926年由曾是中共中央总书记的瞿秋白介绍加入中共,1927年“4·12”大屠杀,他从上海被派回故乡温州发动农民运动,后来因为所属党组织被破坏,失去党的关系。但是他坚持依靠在党的周围。在“反右”运动中他们夫妻双双被打成“右派”,被迫搬离学校远到妻子娘家长沙栖身,一家三口靠在街道工厂打工的“右派仔”儿子那一丁点儿可怜的工资度日,他却依然创作不息。“文革”兴起,“红卫兵”抄走了他的10箱宝贵藏书,以百万字计的学术著作书稿,藏在灶膛底下惟能幸免被抄走的一部书稿,也被老鼠啃得面目全非!而稍现可以偷偷继续执笔的气候,他就凭记忆艰难地恢复那些失去的书稿。没有钱买纸,他到街上拾废纸裁下还能写上字的部分,拾翻过来可以写字的纸烟盒等,粘贴成可用的不同颜色“百衲纸”,当稿纸使用……“文革”过后拨乱反正,他先被重新召回中山大学再任教授,第一部书稿开始出版,可是没待在他生前宣布他的“极右分子”是误划,予以“改正”,他便去世了!

第2篇,《说话不可任口》,副题《读〈美术论文选〉一篇文章有感》。这

是一位资深美术史教授的大作，题《“题画诗”诗话数则》。文中竟然说“专门为绘画而题诗，且自成一类，这无论从文章角度，或从绘画角度来说，都是中国所特有的。外国既没有题诗的绘画，也没有专门为绘画题诗的传统……”这话可太过任口了！真怕“汉文化圈”几个国家的美术界朋友看了会骂出声来。我举出几十个实例说明，仅说韩国就有几百年上千年的“题画诗”传统，而且汉文“题画诗”多多！我等为人世上，说话何可任口？

第3篇，《关于歌曲的札记》，副题《读〈东周列国志〉札记》。我以为这是一篇颇有趣、也宜引人三思的札记。《乐记·乐象篇》说：“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器从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气盛而化神，和顺积中而英华发外，唯乐不可以为伪。”我以为，凭权力或依附于权力强加于人的“乐”，也是“为伪”之作。

第4篇，《达摩的影子》，副题《读达摩经〈二入〉、〈四行〉想到其人》。达摩是一位宗教哲学家，也是散文家。我不迷信，我从达摩说开来，说的是我主张有理讲理，不赞成像过去的一些批判，总是先把人家妖魔化了再发动“大批判”。

第5篇，《南宋临安的陈家书铺》，副题《翻阅〈中国读书大辞典〉等想到作此文》。请从图书出版和社会精神生活的关系想想，可能较有益。

第6篇，《他与孔、孟唱对台戏》，副题《读诗人袁枚的〈随园食单〉》。儒生袁枚，不听儒家“最高”孔老夫子“最高指示”的“割不正不食”，也不听儒家“次高”孟老夫子“次高指示”的“君子远庖厨”，他积40年“近庖厨”经验写成并流传下来这一部“饮食王国”的古代最具水平的饮食烹饪理论著作《随园食单》，也带给人们一种精神。

第7篇，《不该被埋没的张荫桓》，副题《读张荫桓〈戊戌日记〉手稿后作》。此文意在发掘一位绝对不可小视的“戊戌变法”重量级人物，及联系说到的其他。因为要说理特别充分，故此文较长。

第8篇，《人们重经验事实》，副题《读〈禅的艺术〉等有感》。此文不是为禅吹嘘，意在批判一种惯打“空——空导弹”的歪风，但是从正面而论。

老友谢日新的《序》，给本书增光。我更愿意对照老友的《序》，多想自己的不足。

苏晨

2011.4.6

序

苏晨同志的新书《苏晨向学散文集》即将出版，要我写一篇序言，且口气不容置辩：“就是你了。”苏晨同志是我一向很敬重的长者，长者赐，不敢辞，长者命，也不应辞。但是，就资历和学识而言，我是无论如何不能写序的；而且，本书的开篇，已有作者自己写的《题记》，再来序言就属蛇足。而作为本书的责任编辑，编辑之余总想说几句，我就打个折扣，写个《编后记》吧（苏晨同志看稿后要求改为《序》）。

我想先从两件事说起。

一是几年前，广东省出版界评了首届“南粤出版名家”，老资格的出版人岑桑同志当选。省内外的许多出版界同仁，当然觉得岑桑同志的当选是实至名归，但也稍觉遗憾：为什么苏晨没有当选呢？为什么“南粤出版名家”只能是一位，不能是两位呢？我知道一位省外有名的出版人谈起此事时，说过这样一句话：“苏晨当然不是南粤出版名家，他是全国出版名家。”著名的林贤治兄，在一次答记者问时说，广东的出版人，最有学问，最有魄力的，就是苏晨同志。这话从别的人口中说出来，也许泛泛，但出自林贤治之口，就非同小可了。

二是我在我社主办的内部刊物《花城简讯》中开了一个专栏“花城人”，专门写我熟悉的花城同仁，曾有人开玩笑说是花城的人物写真集。发了十几篇后，有同事问我为什么不写苏晨同志，说苏晨同志是创办花城出版社的第一任社长（当时的党委书记由省局领导兼任，苏晨同志是主持工作的第一副社长，实际上的社长），也是《花城》、《随笔》的创办人，还是《随笔》的第一任主编。对这个问题，我只能很抱歉地说，我来花城时，苏晨同志已经离休了，没在一起工作过，不熟悉，尤其是细节不多，而写人物，主要靠细节。但是我

也答应，等我有了足够的细节准备时，一定要写苏晨同志。

其实，知道苏晨同志，还在我上大学和研究生之时。上大学时，就知道广东有两份杂志，一为《花城》，一为《随笔》。当时这两份杂志创刊不久，就已在文艺界、出版界、学术界获得了盛名。因囊中羞涩，两份刊物我都没订，但学校图书馆和中文系资料室都有，每一期出来，几乎都是人人争相传阅。莘莘学子喜欢它们的原因，一为思想解放，二是名家荟萃。那时“四大名旦”和“北有……南有……”的说法还未出来，但两份杂志一开始就显示了大家风范。我可以负责任地说，当代著名的作家诗人，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从《花城》出发，《随笔》则将当代中国最著名的作家学者一网打尽。翻开这两份杂志，不用看内容，只看目录上那一长串作者姓名，就会对它们肃然起敬。而这两份刊物的主要创刊人，就是苏晨同志。

遇罗锦发表在《花城》1982年第一期的《一个春天的童话》，这部后来被定性为“严重错误，发泄个人不满情绪，趣味低劣”的纪实小说，一开始同学们只是因为作者是遇罗克的妹妹才稍加关注，认为此文主旨不过是出于泄私愤的目的，公开了一些不该公开的个人隐私而已。但到后来，批评升级为批判，《北京晚报》、《文艺报》、《文汇报》、《中国青年报》、《南方日报》、《新观察》等报刊，都发表了批判文章，《花城》杂志编辑部也发表了《我们的失误》的检讨文字。来势汹汹的批判发挥了最好的广告效应，《花城》一下子变得洛阳纸贵。也许是有关部门认为检讨不彻底，没触及到灵魂，所以主政花城的苏晨同志又以个人名义写了《不断自问》。这份检讨的内容，不像中国几千年检讨文化那样的“臣罪当诛今天王圣明”，而是强项地坚持真理，宣称“历史将证明我没有错”。据说当时的一位管意识形态的省委领导看到此文时大为光火，声称要作严肃处理，又因为一位更高级的主要领导的宽容而不了了之。时隔多年，苏晨同志检讨的内容已经记不得了，但从中显示的铮铮铁骨，至今难忘。至于领导的宽容，说明中国的文艺界，在20世纪的80年代初，确曾有阳光明媚百花齐放的春天，不过这春天很快就成了一个童话而已。

1982年，花城出版社与香港三联书店一道，出版了《沈从文文集》和《郁达夫文集》，那时我已经在母校继续念研究生了，知道此事后大为惊讶。因为那时对沈从文的定性还是资产阶级作家，郁达夫是小资产阶级作家。大名鼎鼎的郭老甚至将沈从文定性为反动文人，至于郁达夫，因为是郭老早年创造社的同仁，无此幸运，但小资产阶级作家的帽子是戴定了的。我在大学时念的几本中国现代文学史，凡公开出版的，都绝不提沈从文，好像现代文学中根本不存在这个人似的。提了郁达夫，只是寥寥几句，且都是微词。我校中文系自己编写的油印本，倒是分别辟了专章介绍，但定性仍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

作家，说明是供批判用。甚至郁达夫先生的名著《沉沦》，也完全不提文中表达的爱国主义，只是批判所谓的颓废与色情。当时我用省下的饭票钱买到了这两套书，佩服花城出版社及其主政者勇气的同时，也暗暗为他们担心：春天很短暂，跟着必来倒春寒。果不其然，不久，广东就有一位骨灰级的老作家告到省委，说自己是鲁迅去世后为先生抬棺的四位青年作家之一，在延安文艺座谈会期间毛主席曾亲自请他吃饭，他这样一位颇有成就的革命作家的文集都没出，花城出版社居然为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作家出版文集，必须严肃处理。这位老作家还有一个吓人的头衔，他是中共十二大刚刚成立的中顾委委员，所以省委十分重视，汇报到主要领导那里。据说（又是据说）这位主要领导笑笑说，这好办，叫花城出版社也给××老出版文集就是了。后来花城出版社果然给这位革命作家出版了多卷本文集，那时我已经到花城工作了，因文集的编辑关系，我跟着当时花城丛书编辑室的主任徐巍同志，到过这位革命作家在广州梅花村的家里。二十多年过去了，有两点印象还十分深刻：一是他老人家的房子大得一眼望不到边，光是客厅就足以做篮球场，跟一般市民数口之家挤几平方的斗室形成鲜明对比；二是他对稿费的认真，简直到了锱铢必较的程度。我对他的作品还是喜欢的，但见过他本人后，就对“文如其人”这个成语产生了怀疑。这位革命作家已逝，抱着为尊者讳的态度，我就不说他的大名了；两次巧用政治智慧化解花城危机的那位省委主要领导也已逝，抱着不掩人善的态度，我必须说出他的名字：任仲夷。

我到花城工作时，苏晨同志已经“离休”了，刚到五十出头，正是年富力强，可见他的“离休”是“被”的。他的成就和影响摆在那里，所以有关部门给了他一个省出版局编审委员会主任的闲职。这样的闲职是闲不住他的，他主政花城的高峰期，曾同时办八个刊物，林贤治赞他最有魄力时举的就是这例子，现在退下来了，仍然雄心勃勃，先后创办了《沿海大文化报》和《财富》杂志，可惜这一报一刊，都因为思想的锋芒毕露而很快无疾而终。因了那闲职，有一段时间，省局的全省年度选题会总要邀请他参加，有一年，请他发表意见，他说：“我们的副编审、编审审过的稿子，你们出版局刚来的小张小李还要再审，难道你们的水平比副编审编审还要高吗？”说得主持人一脸尴尬，从那以后，连闲职也免掉，彻底闲了。

彻底闲下来的苏晨同志其实一点不闲，他的创作进入了一个高峰期。此后每年，都至少有一本散文随笔集出版，他在本书的《题记》里，说这一本是他“苏家铺子”“新开的第四十间小店面”，也就是他出版的第四十本书。一个专业作家，能出版四十本书，都是了不起的成就，何况苏晨同志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当记者，搞出版，还蹲过牛棚，做过厂长。而且他的散文，不是那种

到过—个地方，描述—种风景，发表—种感想，或者通过—件事情，悟出—种哲理的“杨朔体”。恕我直言，这种“杨朔体”初读有新鲜感，读多了就觉得浮华浅薄。而苏晨同志的散文，都是有深厚学问做底子的学者散文，他自己谦称为“向学散文”。他每出版—本书，都送给了我，拜读之余，我惊奇他的学问是如此渊博。好像世界上的学问，没有—样是他不知道的。多年前，他策划了—本书叫《李光耀传》，我担任责任编辑，里面写到李光耀的博学，说他“天上的事情知道—半，地上的事情全知道”，李光耀先生至少承认自己天文学或者宗教的知识有所欠缺。苏晨同志则有—过之而无不及，无论是天文学还是宗教，他谈起来都是如数家珍的。

苏晨同志不是科班出身，他十五岁就参加革命并入党，长年在部队做的又是营、连、分队领导，战地记者，报社领导，真的是戎马倥偬。能够静下心来读书，反而是拜文化大革命之赐。靠边站时，他在被揪斗和罚劳改之余，每天上午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又读费尔巴哈、普列汉诺夫等唯物主义哲学著作，下午和晚上则读《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等历史书，还读各种专门史如《美术史》《书法史》《兵器史》甚至《建筑材料史》等等，这些—般人—翻开就会打瞌睡的枯燥乏味的书，他读起来都津津有味。他各种学问的基础就是那时打下的。我所知道的学人中，像苏晨同志这样各种专门史都在啃的，就只有林贤治兄，怪不得他对苏晨同志的学问那么佩服了。而苏晨同志说起林贤治，也是赞不绝口，所谓“文人相轻，自古皆然”并不准确，那只是半吊子文人，真正的大学者，必定是相互尊重、惺惺相惜也。

光是有学问也未必写得—好文章，作者还得有—种实事求是的态度，苏晨同志写过—篇文章《先实事，后求是》，是做学问的方法也是做人的诀窍，更应该是一切善政的基础。“实事”就是求真，就像“真善美”，假如不真了，又谈何美和善？有—件事给我印象很深，1997年，陈俊年同志挂职清远市委常委，邀请广东出版界—批编辑记者去清远瑶寨采风，目的是想对外宣传—下清远的形象，扩大清远的知名度。苏晨同志和我都在应邀之列，也许是陈俊年同志考虑到苏晨同志年纪较大，暗中叮嘱我要照顾好他，所以在外出采风，访贫问苦，跟县、乡、村干部开座谈会时，我就跟苏晨同志—组。我注意到，几乎所有的人，都抱着—种走马观花和猎奇的态度，惟独苏晨同志很认真在记笔记。—个星期后，采风结束，每个人都交了文章，也几乎所有的人，写的都是浮光掠影式的观感，惟独苏晨同志的文章，能从过山瑶和排瑶的历史，瑶寨的风俗习惯和石灰岩地貌结构落笔，结论是不能责怪瑶胞落后懒惰，实在是这些地方不适合人类居住。后来，我在清远的一位朋友说：苏晨同志的文章，与省

委省政府决心大移民的决策暗合。我想，要是所有的人，尤其是决定政策的人们，都能做到先实事，后求是，不造假，只求真，又何至于假话成风，假货铺天，假灾遍地呢？

谢日新

2011.4.8



作者简介：苏晨，著名出版家、作家。生于 1930 年，历任《海南前线报》副总编辑，花城出版社副社长、副总编辑，广东省出版局编审委员会主任，《沿海大文化报》总编辑，《财富》杂志社社长。中国作家协会广东分会第二、三届理事，中国散文学会第一届理事，中国散文诗学会第一届常务理事。1947 年开始发表作品。1982 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至今已出版各类作品近五十种。

责任编辑：谢日新
技术编辑：易平
装帧设计：李玉玺

目 录

题记.....	1
序.....	1

读史思今

聪明的辩证法——读《史记》、《汉书》等品“聪明”二字	3
先实事，再求是——读《史记》、《汉书》等品“实事求是”	15
和谐须得“崇厚”——读《后汉书》朱穆《崇厚论》的体会	27
“权大于法”的世系——从《史记·酷吏列传》说起	37
主父偃这面镜子——有见于《史记》、《汉书》上的平津侯主父偃	43

看做人的风范

看做人的风范——读杨献珍、叶圣陶、巴金等6老签赠书随笔	49
圆缺有时 清晖不减——读杨献珍《我的哲学“罪案”》随笔	51
掩卷远思近想——读叶圣陶《日记三抄》随笔	56
讲真话的老人——读巴金《序跋集》随笔	61
魂牵梦绕花城——读曹靖华《飞花集》随笔	66
同是水滴石穿——读康濯《水滴石穿》随笔	71
谦逊的沟通——读杨应彬《碎砖集》随笔	76

看人生的漩涡

看人生的漩涡——领受任务为张洁、谌容等5部受奖中篇小说而作 ...	83
《祖母绿》的光彩	85
《远村》的水墨	94
《小家碧玉》的情爱	105
《大林莽》震怒	115
《夜来香》的悲歌	124

偶读偶作

坚忍不拔的董每戡——读《董每戡文集》后作	135
说话不可任口——读《美术论文选》一篇文章有感	141
关于歌曲的札记——读《东周列国志》札记	148
达摩的影子——读达摩经《二入》、《四行》想到其人	153
南宋临安的陈家书铺——翻阅《中国读书大辞典》等想到作此文 ...	157
他与孔、孟唱对台戏——读诗人袁枚的《随园食单》	169
不该被埋没的张荫桓——读张荫桓《戊戌日记》手稿后作	176
人们重经验事实——读《禅的艺术》等有感	191